

© 江奈生·斯威夫特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人国和大人国 / [英] 江奈生·斯威夫特 (Swift, J.)
著; 马永波译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4. 1
(小布老虎译丛)
ISBN 7-5313-2647-7

I. 小… II. ①江… ②马… III. 童话 — 英国 — 近代
IV. 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6657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小布老虎俱乐部热线: 024—81060686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小布老虎网站: <http://xblh.chinachunfeng.net>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

印张: 6.875 插页:

字数: 90 千字

印数: 1—册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单瑛琪

责任校对: 白光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第一部分
小人国





作者叙述自己的家世及最初出行的动机。在海上他遭遇海难，泅水逃生，在小人国利立浦特安全登陆。被当做囚徒，押解到境内。

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块小田产；我在五个男孩中排行第三。我十四岁那年，父亲送我去剑桥大学的依曼努尔学院，在那里读了三年。我一心扑在功课上，但是维持我的开销（虽然我的零用钱非常节省）对于一个收入拮据的家庭来说是过于沉重了。于是我就去给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·贝茨先生当了学徒，我跟着他学习了四年。我父





亲时不时地给我寄来数目很小的款子，我把它们用在了学习航海以及数学方面，这些学科对有志航行的人很有用处，我始终相信我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。当我离开贝茨先生的时候，我去见了我的父亲。在他和约翰叔叔以及其他亲属的帮助下，我弄到了四十英镑，家里人还答应每年给我三十英镑，让我去莱顿就学。我在那里学了两年零七个月的医学，了解到这对长途航海非常有用。

从莱顿回来后不久，我的恩师贝茨先生举荐我到“燕子号”商船上当了外科医生，指挥那艘船的是亚伯拉罕·潘奈尔船长。我在船上干了三年半，曾几次航行到利凡特及其他地方。回航后，我决心在伦敦定居下来，我的老师贝茨先生经常鼓励我，又把我介绍给几个病人。我租下了老朱瑞街一座房子的一些房间；接受了大家的建议，为了改变生活条件，我娶了新门街做袜子、内衣生意的埃德蒙·伯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·伯顿为妻，得到了四百英镑的嫁妆。

然而，两年后，我的恩师贝茨去世了，我的朋友很少，





我的生意开始衰落，我的良知又不允许我像我的那些同学那样胡来。因此，和我的妻子，还有几个熟人商议过之后，我决定再次出海。我连续出任过两艘船的外科医生，做过几次航行，工作了六年，先后到过东印度和西印度，这样，我积攒了一些财富。我把余暇消磨在阅读古今最好的作家的作品上面，我总能得到很多的书看。每在一处海岸登陆，我就观察当地的风俗、人情，也学习他们的语言，因为我记性好，学得很快。

这些航行的最后一次结果证明并非幸运，我厌倦了大海，想和妻子、家人呆在家里。我从老朱瑞街搬到了脚镣巷，从那里又搬到了瓦平，希望能在海员帮里谋点生计，结果还是没有指望。在三年期待事情好转落空之后，我接受了“羚羊号”船长威廉·普里查德待遇优厚的邀请，他正计划去南海航行。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，我们从布里斯托扬帆起航，我们的航行起初非常顺利。

出于某种原因，用我们在大海上航行的细节来折磨读





者是不恰当的，告诉读者下面的情况也就足够了。在我们航往东印度的途中，一阵强风暴把我们驱赶到凡迪门兰的西北方。凭借观测，我们发现自己在南纬三十度零二分的地方。我们有十二名船员由于劳累过度和缺乏食品而死，其他人的情况也十分不妙。十一月五日，那一带地区刚刚是初夏季节，天气多雾，海员们瞭望到有一块礁石，位于离船不到五十寻^①的前方，但是风势如此猛烈，把我们吹向那块礁石，船撞在上面裂开了。连我在内六个船员把救生艇放到海里，奋力脱离了礁石和沉船。据我计算，我们划了大约有三里格^②远，我们再也划不动了，因为在大船上时我们就已经筋疲力尽了。于是我们只好听任风浪的摆布，大约半小时后，小船被北方一阵突来的浪头打翻。和我同船的人，逃上礁石或者留在大船上的人命运如何，我不得而知，但可以断定他们全部消失了。至于我自己，我

① 1 寻=1.829 米。

② 1 里格=3 英里。





听天由命地忍着水，被风和潮汐推动着向前。我不时沉下腿，但总是够不到底。当我几乎完蛋，无力再挣扎时，却发现水深已经没不过我了。这时，风暴也缓和了许多。水底的坡度很小，我走了接近半里才上到岸上，我推测那时是晚上八点钟的样子。然后我又前进了接近半海里，但是找不到任何房屋和居民的迹象，至少当时我是如此虚弱，没有看到。我疲倦极了，加之天气炎热，离开船时我还喝了半品脱^①的白兰地，我发现自己就要睡着了。我躺在草上，草很短，软软的，睡得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更甜甜。我推断，睡了有九个小时以上。因为醒来时，天刚放亮。我试图站起来，但是不能动弹，我仰面躺着，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牢牢地缚在了地上。我的头发又长又密，也被同样地缚着。此外我还发现从腋窝到大腿，都有几根纤细的带子横绑着。我只能向上看，太阳开始变得灼热，阳光刺着

① 1 品脱=0.568 升。





我的眼睛。这时，我听到身边一阵喧闹，但是以我所躺的姿势，除了天空我什么都看不见。不久，我感觉到有什么活物沿着我的左腿移动，轻轻越过我的胸部，几乎来到了我的下巴那里。我尽可能地垂下眼睛，我看到那是个不足六英寸^①高的小人，手里拿着弓箭，背上挂着箭袋。与此同时，我感觉至少还有四十个同样的东西（我推测）跟随着第一个爬到我身上来。我吃惊极了，大叫一声，叫声如此响亮，把他们吓得都跑了回去，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他们中有的因为从我身上跳到地下而受了伤。然而，他们不久就回来了，其中一个，冒险走到近得能看到我整个脸的地方，他抬起两手，赞赏地注视着我，以尖锐而清晰的声音喊道：“海琴纳·带古尔。”其他人跟着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，但我那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读者能够相信，我一直这样躺着是非常不舒服的，最后终于挣扎起来，我幸

① 1 英寸=2.54 厘米。





运地挣断了绳索，拔出了把我的左臂固定在地上的木桩。我把它举到我的面前，发现了他们用来捆绑我的方法，与此同时，我猛地一拉，虽然十分疼痛，却把左边捆绑我头发的绳索挣松了一点，这样我刚好能把头转动两英寸左右。可是那些活物再次逃逸开去，我没有抓住他们。他们一同尖声叫喊，喊声平息之后，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个大声高呼“托尔戈·奉纳克”，一瞬间，我感觉有上百支箭射中了我的左手，像许多的小针扎着我，此外，他们还向空中射了一阵，就如同我们在欧洲实行轰炸一样，我推测有许多箭落在了我的身体上（尽管我感觉不到），有的落在我脸上，我马上用左手把脸遮住。当这阵箭雨过去，我悲哀而痛苦地呻吟起来，然后再次挣扎着要挣脱，他们马上发射了比先前更长的箭，有些人还企图用矛戳我的两肋。可幸运的是，我穿了牛皮背心，他们刺不透。我想最稳妥的办法是躺着不动，我计划这样坚持到夜晚降临，那时，我的左手已经应该挣脱了，我可以轻易地解放自己。至于那些本地的居





民，我有理由相信我能敌得过他们能召集起的最强的大军，如果他们都和我看见的那个一样大小。但是命运对我另有安排。当这些人们察觉到我安静下来，他们就停止了放箭。然而，凭着不断增大的喧闹声，我知道他们的数量更多了。而距离我大约四码远，正对着我的右耳，我听到一种敲击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仿佛人们正在工作一般。我把头转向那个方向，在木桩和绳索许可的范围内，我看见一个台子竖了起来，距离地面大约有一英尺^①半高，能够容纳四个小人，有两三架梯子可供攀登。在这个台子上，一个似乎地位险要的人对我做了一通长长的演说，我连一个音节都没有听懂。但是我应该提到过，在这个大人物开始发表演说之前，他接连高呼了三声“兰格罗·德胡尔·桑”（这些话和前面提到的话一样，后来都重新说给我听并做了解释）。他一喊完，马上有大约五十个小人奔过来，砍断了绑

① 1 英尺=0.3048 米。





住我脑袋左侧的绳索，使我能够自由地把头转向右方，能看到那个要演说的人的身影和姿势。他似乎是中年人，比陪伴他的其他三个小人都要高一些，其中一个像是个侍者，在他后面举着他的衣裳后襟，似乎只比我的中指略高一点，另外两个站在他的两侧扶着他。他的行为举止完全符合演说家的气派，我可以观察到里面充满了威胁、许诺、怜悯和友善。我回答了几句，却以最恭顺的态度，向太阳抬起我的左手和眼睛，仿佛要以它为证一般。在离开船之前我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，快要饿坏了，我发现生理的要求如此强烈，以至我忍不住表现出了不耐烦（也许有悖礼仪），我频繁地把手指放在嘴上，表示我想要食物。那位“赫果”（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这么称呼一位大老爷）非常理解我，他从台子上下来，命人把那几架梯子搬到我的身旁，有一百个小人爬上梯子，向我的嘴边走来，携带着装满肉的篮子；这都是国王刚接到我到来的消息，命人准备好的。我看到篮子里有几种动物的肉，但无法凭滋味





分辨出是什么。有样子像羊的前肘、腿和腰肉，烹调得很不错，但却比云雀的翅膀还小。我一口就吃下了两三个，一次吞下三块面包，每块大约有步枪子弹那么大。他们尽可能快地供应给我，对我的胃口表现出万般惊奇。然后我做手势说我想喝水。他们凭我的吃相发现少量的水满足不了我，作为足智多谋的族类，他们极其聪明地把他们最大的一个桶吊起来，把它滚到我的手边，并打开了盖子。我一口气把它喝干了，这很容易，因为它几乎只能装半品脱，味道尝起来像勃艮地的淡味酒，但要美味得多。他们又给我运来了一桶，我以同样的方式把它喝光了，做手势还要喝，但是他们供应不起了。在我表演这样的奇迹时，他们欢呼着，在我的胸脯上跳舞，像他们一开始那样重复地喊着，“海琴纳·带古尔”。他们向我示意，让我把那两只大桶抛下来，但首先警告下面的人站开一些，大声叫喊着，“博拉克·米沃拉”，当他们看见酒桶飞在空中，他们一齐叫喊着“海琴纳·带古尔”。我承认，当他们在我的身体上来来





往往时，我总是忍不住想把最先能被我手掌所及的四五十个小人一把抓住，把他们猛摔在地上。但是想起我刚才所受的痛苦，那也许还不是他们最厉害的招数，以及我对他们所做的承诺（我如此解释我对他们的顺从），都使我打消了念头。此外，我现在认为，既然这些人如此慷慨大方地招待我，我也应该以做客的礼节来约束自己。然而，在我心里，我又不免得惊奇这些小东西竟然如此勇敢无畏，在我的一只手能自由活动的时候，还敢冒险攀缘到我身上，在我身上走来走去，没有因为看到我是这么个庞然大物而战战兢兢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看到我不再要肉吃了，一个皇帝派来的大官就出现在我面前。这位钦差大臣从我的右小腿爬上来，走到我的脸上，带着有大约十二三个随从。他拿出盖着玉玺的圣旨，举到我的眼前，宣读了大约有十分钟，没有任何愤怒的迹象，却带着某种坚定，还不时地指指前方，我后来发现，他指的是大约半里外的京城，皇帝已经在御前会议上决定，必须把我运走。我回答了几句，





14

可是没有用处，我用松着的那只手做了个手势，把左手放在右手上（从钦差大臣的头上掠过，怕伤着他或他的随从），然后又摸了下我的头和身体，表示我希望获得自由。似乎他很能领会我的意思，因为他不赞成地摇了摇头，握着他的手做出姿势，表示我必须被当做囚犯运到京城。但是，他做出了其他手势让我明白，我应该已经吃饱喝足，对我的款待非常隆重了。这时我再次想到要奋力打破束缚，但又感觉到脸上、手上的箭伤还在作痛，而且都起了泡，有许多箭头仍扎在肉里，而且我发现“敌人”的数量又增多了，我示意让他们知道，他们愿意怎么摆布我就怎么摆布我吧。这个“赫果”及其随从这才谦恭有礼地、高高兴兴地退了下去。不久，我听到人们的齐呼，连连重复着“派浦隆·瑟兰”，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我左侧把绳索松开了一些，让我能够转身向右，解小便让自己舒服一下。我尿了很多，这些人大为震惊，他们从我的动作上推测出我要干什么，就马上向两边闪开，躲避从我身上泻下的那股又响





又猛的激流。但在此之前，他们把一种气味宜人的油膏涂抹在我的脸和双手上，几分钟内，我身上的箭伤就不痛了。这些，加上他们富于营养的饮食，使我恢复了精力，不觉沉沉睡去。后来有人向我证实，我睡了大约有八个小时；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奉皇帝御旨，御医们在酒桶里掺了安眠的药水。

似乎在我登陆后被发现睡在地上的最开始，皇帝就得到了快使的通报，在宫廷会议上便决定把我像我上面叙述的那样捆绑起来（那是在我夜里睡着的时候干的），并送我大量的肉和酒，同时还准备了一台机器来把我运回京城。

这个措施也许显得大胆而危险，我相信在类似的情况下，欧洲的任何国王都不会如此效法；然而，依我来看，它极其谨慎，也极其大方。假设这些小人想趁我睡熟时用他们的箭和矛杀死我，最初的疼痛肯定会把我惊醒，肯定会激发起我的愤怒和力量，我会挣脱捆绑我的绳索，这样，他们根本不能抵挡，只能企望命运的怜悯了。





这些小人是最杰出的数学家，机械学也在皇帝的鼓励和支持下达到了非常完美的成就，皇帝以崇尚学术闻名。他有好几架带轮子的机器，用来载运木材和其他沉重的物品。他经常在出产良材的树林里建造巨型战舰，舰身长达九英尺，然后用这些机器把战舰拉到三四百码^①的海里。这次，有五百名木匠和工程师马上开始制造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机器。它是一个离地三英寸高的木架，大约七英尺长四英尺宽，安放在二十二个轮子上。我听到的欢呼就是这架机器运到了，似乎是在我登陆后四小时开始动工的。它被平行地拖到我所躺之处。但是首要的困难是如何把我举起来，放在机器上。为此，他们竖起了八十根杆子，每根有一英尺长，上面有带钩子的我们平时捆东西用的那样粗而结实的绳子，工匠们用绷带缠住我的脖子、双手、身体和双腿，然后用钩子钩住绷带。九百名壮汉利用固定在

① 1 码=0.9144 米。





杆子顶端的滑轮拉动这些绳索，于是，不到三个小时，我就被升起空中，吊到机器上，被捆得紧紧的。这一切都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，因为在整个操作过程中，我一直在昏昏大睡，是掺在我酒里的安眠药水发挥了魔力。皇帝的一千五百匹骏马，每匹大约有四英寸半高，一齐把我拉向半里外的京城。

大约四小时后我们开始了旅程，一个非常荒谬的意外让我醒来。车子坏了，中途停下修理了一会儿，这时，有两三个年轻小伙子好奇地想看我睡觉的样子，他们就爬上机器，蹑手蹑脚地前进到我的脸上，其中一个卫队军官把他的短矛的尖深深捅进了我的左鼻孔，像稻草一样搔我的鼻子，让我打了个响亮的喷嚏。这以后他们就偷偷溜走了，没有被人察觉，过了三周，我才明白为什么我那时会突然醒来。那天的剩余时间，我们做了漫长的行军，天黑时休息，我的两侧分列有五百名卫士，一半举着火把，一半带着弓箭，如果我挣扎，就随时准备向我射击。第二天日出

